

许多旧时风物已随炊烟散去,唯有那些刻在血脉里的规矩与期盼,仍在时光中流转。当知晓故乡的大年初一,依旧保留着迎喜神的古俗,无论是踏足故土的皇天后土,还是遥望精神的故园陌阡,眼眶终是忍不住泪湿。无尽的朴素与无尽的繁华,都如长存的良善一般,在岁月长河中沉淀、绵延,从未远去,永远鲜活。

年的盛典是乡土中国用脚力和体力走过来的,是稼穡父母春播冬藏的盛大典礼,是人生五味甘苦的春华秋实。过小年家家户户都要用麦秆编一只草马,草马是灶王爷的坐骑,马脖子

上系铃铛,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时,要一咕嘟火化了形。记忆中灶王爷的画像下印有二十四节气,是指导农时的晴雨表。

我一直认为灶神就是自己的一家之主:父亲母亲。

一年劳作,也该敬敬自己了。一个人和自己的距离够不够近?一个人和自己的距离够不够远?一碗冷粥筷子插得周正,距离就来了。所有活着的生命中,或许只有灶神最清楚生命最本质的改变,从埋锅造饭开始,主灶人冷锅冷饭一口,而灶膛里的柴火升起来,无疑意味着日子升上去真正的欢喜。

黄昏,一匹草马举在人之生命记忆,应是千差万别,千姿百态的。这,并不妨碍我们在生命记忆里,葆有共同的美好与温暖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印象最深的便是大年初一早上吃“糖团”。大年三十晚上,一家人欢天喜地吃好年夜饭之后,便会围坐在堂屋电灯下的大桌旁,各自动手,包糖团。在包糖团之前,我和父亲有件重要工作要做:辞年。

我们家辞年,主要的祭品是“三呈”:鱼,豆腐,一块猪肉。鱼,多为一条鲫鱼;豆腐,一方整的,不能散;猪肉需在开水锅里“焯”一下,且配有“冒头”和“冒子”。这“冒头”抑或“冒子”原本指文之序言,鲁迅先生在《彷徨·孤独者》中有“先说过一大篇冒头,然后引入本题”这样的句子。此处用其引申义,意为不重要的搭配物。这里的“冒头”是一小块猪肉。

辞年,当然得有酒。且是白酒,新开的。一瓶酒,配三盏小酒盅。还有黄元、香和烛台等辞年专用之物。

我和父亲忙着辞年,母亲也在进行着一份重要工作:和米粉。米粉,是年前母亲精心准备好的,就等着过年时用的。但最重要的一次,便是大年三十晚上。

这米粉,是饭米和糯米混合而成。和米粉的关键在于,控制用水的分量。和米粉者,必须掌握米粉的性子,要知其根底。这当然难不倒母亲。

等到母亲把和好的米团端到堂屋的大桌子上时,一家大小都围拢过来,共同完成一件最重要的工作:包糖团。

这时候,父亲已又一次洗手,拿出糖糰子、芝麻糰子,准备做包糖团需要的馅儿。糖团的馅儿,在我们家有两种:一种是直接放糖包的,多为红糖馅儿。另一种是将芝麻捣烂成粉末状,和红糖混在一起,制成芝麻红糖馅儿。这芝麻红糖馅儿,比起红糖馅儿,更多一层芝麻香。

我们家包糖团,有趣的是三个妹妹。她们仨总是要比试包糖团手艺的高低,有意在自己包的糖团上做记号,好在大年初一早上,父亲下糖团时做个终裁。

一盏灯照着,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围着,开开心心地说笑着,并不影响手里包糖团的活儿。这便是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光了。

包着包着,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,沸沸扬扬,飘飘荡荡。不用多会儿,白了天,白了地,白了树杈,白了村庄。父亲朝门外望了望,说,“这是瑞雪,好着呢。”

编者按:春雷隐隐,草木萌发,这是自然之春,也是人间之春,让我们为春天存档——

在春天,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使者,与天地万物雨露风霜世事百相,与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,每一次相遇相知相交,互相关联、聆听、体验和记录。

我们每一根触觉的形成与体察皆有万物赋予的天赋,是世间灵性的使然,不用解释每一道物种的本能、每一声婴儿啼哭中的密码、每一次身体电流的终端呈现……从进化化学来讲,植物的纤维长在我们身体里,鸟类的骨骼对应着我们的肩胛,还有我们的肢体语言镶嵌了偶蹄类的形态……如此,当春天万物复苏之际,我们也拥有了亿万种的可能,可以是一匹奔跑的马,一头健壮的牛,一尾游荡的鱼,一株萌芽的草,一枚破壳的果核,一朵待放的花。

技术正在成全许多人的视角满足,有人借助无人机的腾空获得上帝视角,有人通过机器狗的眼睛看到运动中林草地貌的细微,有人深海遨游潜行如鱼

年味儿

葛水平

月影下,日出和日落的距离,看不见更容易想象,那是一种灿烂的意象,世事万物的幻变,梦境永远停留在天空。每个人都微笑着,人类理想生活的最高境界正是产生幸福的笑靥。送灶王爷上天,所有人的微笑说明人们在迎接春节的到来已经遗忘了一年的苦寒。

《淮南子·泛论篇》记载:“炎帝作火,而死于灶。”《国语·郑语》:“夫黎为高辛氏火正,以淳耀敦大,天明地德,光照四海,故命之曰‘祝融’,其功大矣。”

灶王爷是炎帝或者祝融担当?

谁家的女人喊道:“火旺啊,今年的馍馍蒸开花了。”戴了铜顶针的手指在蒸锅盖上拍拍,一锅的面生肖出锅了,年把一双黄花闺女的手过成了屋子里的糟糠之妻。

离年近得只有一天,年三十要请祖宗回家。寻常人家祭祖,会在厅房或正房墙边摆一条长几,几上放置祖先牌位,这些牌位均有木质外罩,并以镂空为装饰,木罩内的木板上以正楷字体书写着自家先祖的姓名。年夜饭是老百姓一年中最丰盛的家宴,除了酒肴山珍、猪肉粉条,还有生活中说不尽的酸甜苦辣、道不完的女儿亲情。守岁守到五更天,给祖宗上香,放第一声“开门炮”,故乡的年就像炒豆子一样把年炒火红了。

初五更天,家家院子里燃着松柴明火,孩子

们围着火堆嬉闹,大人们开始敬神。耕读传家的乡人首先期望牲畜健壮,田里无病无灾。一早要拜的是五瘟神和五谷神。读书自然盼望金榜题名,光耀门楣,在校读书的孩子们跟随大人去夫子殿和文昌阁,其中,文昌阁内供奉文武主考一应俱全。所有的神拜过了,一切依顺神佑,去年的不快、顾虑都被洗得干干净净,来年有福了。乡人信奉求什么得什么,尤其是大年来临,依着祖先的福荫,年顺,日子就顺了。

大年初一,人们取出大队仓库闲置半年的铜响器,年轻后生抡起木槌,一声“台台,大大,仓!”听见锣响的人们心一下子开了。家家竹篮里放着蒸好

车骑黎川行

蒙古月

腊八雨夜茶漫品,拾掇黎明赴赣闽。梦旅持盈步履轻,唤起青春唤醒醒。直抵黎川街巷眠,香榧红袖村野醒。古镇戏台浮冷袖,时光斑驳石桥紫。水磨研出水井干,犁铧静待犁牛影。歌眺驿垣月痴笑,

独倚云盖风浅抵。他乡故乡皆系念,有我无我梦中请。从容应缘缘从容,再来黎川观风景。



乡下人把弦乐叫细乐,把锣鼓铜锣叫粗响儿。

磨难会在五畜六禽中激起残忍,而人的心间就应该唤醒良善,良善是所有生命活下去的光明。大地上布满了具有魂魄的物事,牲畜、山水、土地、风、雨、雷、电等等,这些物事选择了与人相伴,人更应该倾尽亲爱,温柔相待世间所有生命。

竹篮里的吃食尽数扬撒向它们,此刻的它们竟全然静穆,无一丝争抢,唯有安稳与平和漫溢。这猝然降临的温柔奇迹,竟让我陡然思忖,人世间尚有多少盘根错节的世相,至今仍难被精准洞悉,更无从求得完满的破译与解答。

“过年迎喜神啦,五畜六禽一家人啦,一保田地,二保钱财,三保平安,四保喜神,五保祖先,六保太平,千年保富贵,万年保儿孙呐!”

小时候听大人们说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写诗也会吟”,对旧体诗就有一种神往。初中,几个有同样兴趣的同学凑一块,模仿着写旧体诗。老师见我们上课时鬼鬼祟祟传纸条,收缴过去,看了,狠狠批评:狗屁不通!但我们依旧“贼心”难改,只是更隐蔽罢了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许多中外大诗人的现代诗,不重平仄、对仗和严格的押韵,但我却像被火点燃,浑身发烫。由此懂得,艺术的价值首在内容,形式次之。

中国古典诗歌从《诗经》到唐诗宋词,浩如烟海,但能流传的是那些内容能打动人心的篇章。诗的灵魂在对生活的发现、在思想的深刻、在激情迸发的感染力,不在纯粹地按照某种僵死规范的字斟句酌。艺术当然都有形式,外国的诗也大多是有韵律的,但一种艺术如果必须用主要精力关注的是其既定规范,那它的艺术价值就太有限了;如果只要认清了格律就可以称“诗人”,那当诗人也太简单了。从此把写旧体诗的兴趣抛到了脑后。

中年,进入省作协工作,因为旧体诗形式毕竟太过陈旧,协会侧重鼓励现代诗创作,不少旧体诗的爱好者觉得被轻视,颇有意见。为了照顾到群众性,我也时常在相应场合写几句打油诗,请老先生们指谬斧正。老先生们很是认真,一字一句推敲,直到把我原来的意思改得面目全非。我恭而受之,称为“一字师”“受教了”之类,老老实实承认“不懂”。有位很实诚的老先生把自己的旧体诗结集出书,把我的这些应酬话印到书的封底,作为推荐语。

有同行朋友看不过:这叫什么事啊,人家说“不懂”不过是不想懂罢了,有这么利用别人好心的吗?

我赶紧替老先生解释:他事先是征得过我同意的。我的想法很简单,群团工作,首先在一个“团”字,老先生高兴就好。只要他不真的认为自己就是李白杜甫再世而妄自尊大藐视他人,那就应该善待。不懂旧体诗格律,毕竟是一种知识的缺失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;爱好旧体诗,也是一种个人修养上的追求:白居易有言“齿发虽已衰,性灵未云改。逢诗遇杯酒,尚有心情在”。一般人怕是难有这样的“心情”。会员之间只因为爱好不同,就搞得怒目金刚,那也太没有意思了。

而今我自己也进入了暮年,老朋友之间常有文字交流。也许是因为才华和情思渐衰,许多人常用的方式是旧体诗。对老年人而言,倘若要有一种方式可以聚精会神,既使脑力不致太快枯竭,又能饶有兴致,那么,琢磨旧体诗,做文字游戏,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,无疑是不错的选择之一。有机会结集出书,或朋友相赠,或孤芳自赏,更不失为雅趣。为了不辜负朋友之情,我也勉为其难地“酬答”,又依旧是不通格律,佶屈聱牙。朋友也就常常热心地加以指正:“平仄不合”“对仗不工”“韵脚不在一个韵部”,云云,认真较劲得如同鲁迅笔下孔乙己的“回”字的四种写法。他得到指教之足,我也得到受教之益,何乐不为!有时候写千字文,为了附庸风雅,也常常用旧体诗“补韵一首”,又怕贻笑大方,发表前请行家朋友订正格律,不免欺世盗名之嫌。

后来有了AI,做旧体诗容易多了。有朋友不以为然,认为AI没有思想,只是工具,只能复制、模仿,且不管平仄,堆砌词句,直白甚至拼凑,无情感,无典故,不伦不类,像一个还未入门写旧体诗的小青年写的,有大作家试过,哭笑不得。

我对AI并不迷信,但以为此议并不尽然。当下试用AI作诗一首,不足三秒即成,别的不说,其中头两个字就是典故:“推敲未定月西沉,竹影摇曳更深。欲问平生何所似,一池春水半杯心。”

虽然照样免不了被方家耻笑为浅薄幼稚,但比起“入门”的冬烘先生在格律上咬文嚼字无可挑剔的陈词滥调来,多少还是有一点诗味,起码不至于让我们一般人“哭笑不得”,用于朋友之间的应酬和自个儿消闲娱乐,应该绰绰有余。
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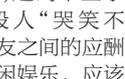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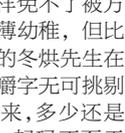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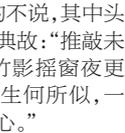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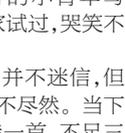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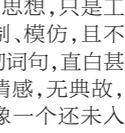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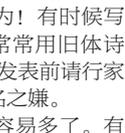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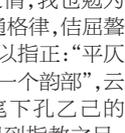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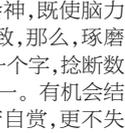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,春天来了,让我们出发吧,带着万物的目光即刻出发。



春晴 (中国画) 李知弥

旧体诗喜剧

陈世旭



十日谈

为春天存档 责编:殷健灵

春天,病房里的人间暖意,明日请看一篇《孝顺女》。